



蘇聯文學叢書



3

0044
G

森 林 之 家

作者 渥隆哥娃

譯者 傅 克

東北書店印行

森 林 之 家

印刷者

東北書店印廠

經售者

及東北書店分銷處
各地東北書店支店

分店
總店

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
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
哈爾濱 濱道 裏地 街

發行者

東北書店

譯者

著作者

傅 隆 哥 克 娃

每 冊 定 價 二 〇 〇 元

民國卅七年三月初版 佳. 4000.

內 容

- 一 森林的小路上……………(1)
- 二 森林的奇蹟……………(8)
- 三 舒兒加的朋友……………(12)
- 四 紅手巾……………(17)
- 五 床鋪上的會議……………(20)
- 六 舒兒加——偵查員……………(23)
- 七 灰色的鴿子……………(29)
- 八 台階上的聲音……………(33)
- 九 黑夜到天明……………(38)
- 十 游擊隊離別了森林裏的房子……(41)

一 森林的小路上

舒兒加沿着森林裏被雪遮蓋起來的小路走去。小路行人稀少，走這小路是很費力氣的——因此舒兒加走的疲倦了。他從雪堆裏拖着他的兩隻笨重的靴，覺得森林真是漫無邊際。舒兒加本來可以走大路，那裏較好走些，可是那裏危險：德國人到處埋藏了地雷。

森林裏蓋滿雪的空地上，靜靜的鋪展着深紅色的令人憂傷的夕霞。月兒昇起了，悠然不動的松樹影躺在雪上，月亮昇得越高，那潔白的雪上的樹影就越顯得真切。舒兒加無所懼怕地走着。夜明朗起來了，森林裏既沒有狼的動靜。他又很清楚這條路。但是他走的不愉快，他沒有看見松鼠和夜鶩，也沒有吹口哨，他祇是注意不失迷了路途，不陷落在雪堆裏。

在林間的空地上，他忽然站住了。把眼望了望那佇立在周圍的淒涼的松樹上，皺了皺眼眉，便哽咽住了。在這樣寂靜寒冷的森林中，他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，如此孤單無靠啊！似乎是一隻喪家之犬了……

舒兒加用手套揉着眼睛，啜泣着往前走。

『這是誰在這樣嚴寒天氣裏哭呢？』突然間什麼人在他旁邊問。

舒兒加便停下步來，他已凍得僵了。四周仍是靜悄悄

的，松樹凝然不動的矗立着，在青色的雪堆上，各種顏色的鬼火在閃爍着。

『奇怪，怎麼回事呢？』舒兒加低語着，『那裏是誰？』又鼓起勇氣來問一聲。

在注視之下，從樹枝的後邊走出來一個穿一身白衣的人。

輕鬆地踏着滑雪板，那個人一直向舒兒加走來。這人長着圓形的灰白色的鬍鬚，烏黑的眼睛在頭巾下發光。舒兒加看了小心翼翼地問道：

『老伯，你是偵察員嗎？』

『我就是個偵察員，』老頭說：『請告訴我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你有什麼權利夜間在森林裏走動，且還在這裏哭？』

『我不是什麼人，』舒兒加困窘地答：『只不過是這樣一個小孩子……我是從那扎洛夫來的。』

『走了好遠啊！小小年紀而且是夜間在森林裏走。你有八歲嗎？』

『七歲。』

『怎麼你媽媽竟讓你一個人在這樣深夜裏出來？』

『她不在啦，……德國人把所有的人都趕走了。』

『哦！原來如此！噢，沒有關係，小弟弟，我們同你在一起受凍。走吧，我送你，可是你要告訴我發生了些什麼並是怎麼回事。』

舒兒加和老人往前走去。舒兒加在小路上走，老人和他並肩地在雪裏走。

『你叫什麼名子？』老人問。

『舒兒加。』

『啊！舒兒加，告訴我，在你們那扎洛夫的情形是怎樣的？』

舒兒加又嗚咽起來。

『德國人曾在我們那裏住過，』他說着沉默了一下，用啞啞的嗓音說：『以後他們走了。人們也被趕走了。我呢，當時正在院子裏；我即刻便藏在乾草堆裏了。因此，我便留下了。媽媽被趕走了，姐姐也被趕走了，還有鄰居們……』

『爸爸呢？』

『他在軍隊裏，已經去了很久了。』

『那麼，舒兒加，你這樣一個不幸的人 現在究竟去那裏呢？』

『我去姑母那裏。她雖然脾氣不好可是終究還是……我要到尼古拉也夫加去。』

『到尼古拉也夫加去？』

『你怎麼啦？』舒兒加奇怪地問。

『你別着急小弟弟。』老人說：『你別着急。你轉個方向吧，尼古拉也夫加沒有了。代替尼古拉也夫加的只是些燒焦了的瓦礫堆啦。你到那裏，小弟弟，找不到你的姑母了。』

舒兒加頓然失望的對着老人被月亮照得發光的臉痴呆了。他不是開玩笑嗎？不，老人不是開玩笑。老人的兩隻黑溜溜的眼睛，很鄭重的關切的望着舒兒加。

『我現在怎麼辦呢，老爺爺？』舒兒加請問着。

他的嗓音顫抖了，他已經制止不住他的眼淚了。他哭着，又重複了一次：

『老爺爺，我究竟怎麼辦呢，呢？』

老人想了回子。

『好吧，』他說：『可能，他們會罵我，那就讓他們去罵吧。你站在我的滑雪板上，我們一起走吧。只是你不要哭，不然，淚水會凍成冰柱的！』

舒兒加從後邊站在寬大的老人底滑雪板，用他的兩手抓住套在白外套外邊的短皮大衣。老人向右一拐，他們逕直沿着雪堆向森林的深處走去。

舒兒加哭了。無論怎樣責罵自己，怎樣勸說自己，一點辦法也沒有：他的痛苦積累的太多了。他用來擦眼淚的手套上已凍結了一層薄薄的冰片，用它擦眼淚已感到痛了。

他們沿着青色的發光的積雪靜默的走着，通過被雪覆蓋起來的樹木，通過銀白色的白樺和松樹。舒兒加有些平靜了。

『我們到那裏去，老爺爺？』他問。

『迎接新年去，』老人答。

新年！舒兒加完全忘記節日已經到了。

『德國人沒來的時候，在我們學校裏，搭起聖誕節的松樹，』舒兒加說：『你知道吧！老爺爺，那是多麼美麗的松樹啊！輝煌燦爛起來了！』

『噢！你想吧！』老人叫了一聲便止住了腳步說：『你看看四周，難道在我們這森林裏松樹裝飾的不好？難道不輝煌燦爛嗎？你更好地看一看。』

舒兒加觀望着。也可能因為月兒非常明朗，也可能因為在他的眼裏還有眼淚，森林真的在奇異的閃爍着光亮。他睜起那結了霜的眼睫毛，周圍的一切更覺得漂亮而綺麗了。從這棵樹到那棵樹，頓然組成了銀絲網，在這銀絲網上面點燃着許多發光的小星，小星在迸散着忽青忽綠的火花。

『噢，休息好了吧？小弟弟舒兒加。』老人說：『往前走吧。』

舒兒加睜開了眼睛。星星和銀絲網都消失了。然而森林和以前一樣地明亮，彷彿真的在準備迎接新年了。

老人和舒兒加沿着河上懸崖的邊緣走着。後來，便下了懸崖到了河裏，在冰上前進了。在河的對岸，在叢密的森林中，舒兒加瞭見了一間小房。狹窄的小路經過雪堆通往小房。黑灰色的松樹將其爪牙似的枝極展伸在小屋頂上。不知從哪裏吹來了一種輕飄的口哨聲，老人也同樣的吹起口哨來回應。

『這是誰？』舒兒加問。

『我們的哨兵，』老人答。他停止在門口說：『我們總算到家了，進來吧！』

舒兒加從滑雪板上下來，老人收拾起滑雪板向門上敲了三下，聽到裏面一陣的脚步的聲音，門開了，一個瘦削的黑眼睛的姑娘站到了門口。

『老伯伯！』姑娘高興地說：『你是最晚回來的一個！我們都擔心着你哪。大家都回來了，就是沒有你……跟你來的這是什麼人？誰家的小少年啊？』

『一會兒你會知道的，安琳奴什卡，』老人回答說：『進屋裏吧，舒兒加，不要客氣！』

舒兒加跟在老人的後邊進了屋子。他進了一個狹小而乾淨的廚房，門坎附近沒放地氈，只有一堆樹枝。屋子裏暖烘烘的，發着一股燒樹枝烤麵包的氣味。通過一層薄門可以聽到跨房裏低沈的談話聲。

黑眼睛姑娘脫下舒兒加身上的皮大衣，把他已凍了冰的手套從手脫下來放到壁爐上，以後她開開跨房的門說：

『請進吧！』

舒兒加躲在老人的身後走進了跨房。跨房的前角擺着一張飯桌。飯桌後邊坐了一些人。他們都轉過身來迎着老人微笑地說：

『老伯伯到底來了！』

『等你很久了，我們尋思你被德國人打死了！』

『給老伯伯找個地方！』

回頭他們又發現了舒兒加。

『看吧，看吧！我們的老伯伯還領來了個游擊隊員呢！』

『游擊隊員！』舒兒加暗暗自喜地想：『我也是這麼想的啊！』

他們從飯桌旁邊站起身來，圍攏了舒兒加。

『哪兒來的？從哪村裏來？怎麼會來到這兒呢？』

舒兒加看看這個，瞧瞧那個，也不知向誰來回答；回答有小鬍鬚的腰中帶七星子槍的叔叔不是，回答這位高個深眼睛的人不是！回答那個年青快樂而溫和對他微笑的青年也不是。

還是老爺爺解了舒兒加的圍：

『呔，幹嗎逼得那樣緊？一會兒他會告訴你們。世界上就剩他一個人了——這就是他全部的故事。他的親人總有回來的時候，而暫時……坐在桌子這裏來吧，舒兒加！到這裏來。這是你的地方，明白嗎？你的地方。很快就半夜了。現在我們是不是迎接新年呢？孩子們，你們說吧？』

『迎接！』孩子們同聲一致地說：『迎接！』

大家圍了桌子坐下。。安琳奴什卡從廚房裏拿來一塊還在鍋裏吃吃作響的肉。她把鹹肉切成很薄很碎的片兒，打開玻璃瓶，屋子裏放散出一股陳老的酒的香味。之後，她把一個盛大黑麥肉饅頭的大盤子放在飯桌上。

『你看你來的多麼好啊！』安琳奴什卡對舒兒加說：『我就剩了一個肉饅頭，不知將它怎麼辦，現在正好給你！』

她拿着這個最華麗的，最鮮紅的肉饅頭遞給了舒兒加。

『吃吧，不要難過了。過去的事，我們看見了，將來的

事，我們也會看見。』

『會要好起來的！』老人補充了一句。

游擊隊員們詳細地問着老人他到了什麼地方，看見了什麼。

舒兒加呢，吃着香甜有味的肉饅頭，以親切快樂的眼睛望着自己的新的親人。

二 森林的奇蹟

早晨舒兒加醒的很晚。陽光透過凍了的窗子已射進屋裏來了。寂靜無聲——院子裏沒有雄雞啼叫，街上沒有孩子們吵嚷，井邊沒有木桶的擊撞聲……舒兒加想起了原來他是在森林裏。

他從睡覺的二層樓板上伸下頭去探望。房子裏一個人也沒有。

『莫非我是在作夢嗎？原來人那樣多！怎麼他們走了，我却沒有聽見呢？』舒兒加想。

『哎，小乖乖！』突然黑眼睛姑娘安琳奴什卡在喊他了：『你睡够了嗎？去吃早飯吧！』

她那樣靜悄悄地坐着，舒兒加沒有發現她。

安琳奴什卡在紡線。華美而潔白的毛團，遮蔽在一個木梳下面，好像一頂帽子。

舒兒加取下白布單注視着安琳奴什卡紡出的白毛團。

『這樣的白，這是毛呢，』他問：『還是一種絲呢？』

『這不是毛也不是絲，』安琳奴什卡說：『這是雲彩。』

『雲彩？』

『對了。你睡覺的時候，我呢，早早的就起來了，我爬到松樹上，找到雲彩，就紡起來了。』

舒兒加默然不語了。在他的經歷中從來就沒聽說過雲彩可以紡織！可能吧，也許是真的——誰知道它！本來這裏不是鄉村，而是森林。

安琳奴什卡給他端來了帶牛酪的熱粥，倒上茶。

『舒兒加，你到我們這兒來是多麼好啊！』她說：『不然常常我一個人留在家裏，你知道是如何的寂寞啊！』

舒兒加在小屋子裏走動着。欣賞着安琳奴什卡裝飾牆壁用松樹枝作成的模型。觀察着那安置着彫刻門的小櫃和一個放食具的新刻的廚架。所有的窗子上，都凍結了冰霜，正像那沉默的雪遮蓋着的森林一般望着舒兒加。舒兒加似乎從這牆壁上覺到森林之深的寒冷和寂靜。

舒兒加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來，回憶起媽媽，想起姐姐克先娜，同學們……他心裏不禁的起了一陣憂愁。現在他們在那裏？當了德國人的俘虜。他們的村莊和家在那裏？德國人把它都搶劫和燃燒了。

舒兒加很難過的低下了頭，可是安琳奴什卡竟在注視着他，她拋去了紡綫說：

『穿上衣服！舒兒加！跟我一塊去打水！我給你看妖魔的松樹去！』

『妖魔！』舒兒加好奇地問：『那是什麼妖魔呢？』

『是這樣的，是新年前森林野獸把松樹裝扮美麗了。』

『怎樣裝扮的呢？』

『是這樣的，用星星和銀子裝飾起來的。晚上你若走上台階，它就發光，好像月亮的光一樣！』

『啊。你說的真好玩啊！』

舒兒加自己穿好衣服站在門口了。那裏有什麼妖魔的松樹，但還不妨看一看的。

森林裏充滿着樹的震響和寒冷。在大雪堆中間有一條深

深的青色的小路，順着這小路可到河邊。在河面上青色的冰中間有捕魚人鑿開的黑洞洞的圓洞。

舒兒加看了看四周：銀飾的松樹在那裏呢？

『那就是它！』安琳奴什卡指着對面說：『那面，在河對岸高峻的陡山上站着的就是！』

舒兒加注視着那裏，在雪山上排着整齊成行的小松樹。松樹都埋在雪裏，埋在凍結的冰柱裏。但是樹上的星在那裏銀子在那裏呢？

舒兒加莊重地望着安琳奴什卡說：

『你總是故意的不給我講實話！你欺負我小呢還是怎麼的？』

安琳奴什卡微笑着，輕輕地在耳旁正了正他的雙耳帽。

『不要生氣！』她說：『我這樣說是使你少想起些愁事情……明白吧？爲了使你更快活些，這樣叫你看看這些松樹，想你一定能精神起來。不然你老坐在房子裏，低頭不語。看吧，我們這裏的森林是多麼好啊！』

安琳奴什卡擔着滿滿的兩桶水往回走，舒兒加緩步徐行的走在她的後面。

多麼大的松樹啊！不言不語的站着，似乎在偷聽什麼東西的樣子。而叢密的灌木林都凍成了雪團，並且完全陷在雪堆裏。咄！樹枝震動了一下，折斷了。這是松鼠跑過去了。就是它！松鼠跳到下邊的枝條上，用烏黑的小眼睛看舒兒加。

『到這兒來，』舒兒加向牠說：『來，讓我摸摸牠！』

他伸出手來，松鼠害怕了，牠搖搖尾巴便跳到樹頂上去了。

『最好能看看牠的巢，』舒兒加想，『牠是怎樣在那裏建築起來的？』

他想像那一定是有頂有窗用輕暖羽毛鋪好的小巢，裏面貯滿了食物。據說，松鼠是住在土洞裏，然而舒兒加自己並沒有親自看到過。

舒兒加注視着那放了玫瑰色光芒的雪堆，雪上多少脚印啊！這是野兔圍着松樹踩的脚印呢——舒兒加對於野兔的脚印知道的很清楚。但這裏的脚印却比較大。可能，是狐狸走過的。至於房子跟前那些却是雀鳥的爪印。啊，該有多少爪印啊！不管在窗下或是房頂上，究竟是些什麼鳥飛到這裏來呢？

安琳奴什卡站在台階上。

『回家了！』她喊道：『你爲什麼站在那裏像個雪菩薩？快走，凍死個人的！』

三 舒兒加的朋友

一天過去了。黃昏的時候安琳奴什卡總是向著窗戶上冰雪融化了的地方望着。

『你認為怎樣，我們的人今天回來不回來？』她向舒兒加說：『你估計怎樣？』

『我的估計，我不知道，』他說。

『舒兒加小弟弟，本來你應該知道，他們的事情是危險的！只要陷入了德國人的魔手，德國人是不會放過的！』

『不會陷入在他們的手裏！』舒兒加說。可是他自己在想：『如果落在他們手裏呢？』

他已這樣想像：德國人怎樣包圍了游擊隊，怎樣射擊他們。游擊隊員在應戰，同德國的隊伍撕殺，沒有投降敵人……但是藏在松樹後的一個德國人，從那裏一直向老爺爺瞄準，簡直把步槍的槍口對準了老爺爺的腦口……哎呀，舒兒加恐怖了。

黃昏，搭靠河岸的山谷口處傳來了一種耳熟的口笛聲，安琳奴什卡跑到台階上。

『來了，』她喊叫着：『一切都是平安無事！』

她回來高興地說：

『回來了，舒兒加，舒兒加，迎接客人去！』

游擊隊員們一個跟一個的進了屋子。舒兒加摸到老爺爺

懷裏，抓住他並用臉靠緊了老爺爺凍而破了的皮大衣。

『啊呀！把我想壞了！』老爺爺微笑着說。

『你還活着呀？』舒兒加應聲說。

老爺爺笑了。

『瞧，你也這樣說！不然又能怎麼樣？』

整個晚上舒兒加沒離開老爺爺。晚飯他坐在他旁邊，睡覺他也同他躺在一起。

兩天過去了，舒兒加便結交了新的朋友。

開始的時候舒兒加怕那沉默着的耶郭爾叔叔。耶郭爾叔叔不罵人不生氣，但他是個沉厚寡言的人，任何時候沒有笑過，他的眼總是陰暗暗的。

耶郭爾叔叔有一把鋒快的小刀。小刀之快，假如你一觸動它，立刻就會被它削破。在閒暇的時候，耶郭爾叔叔喜歡用這把刀子刨平一切東西——鏡框也好，箱子也好。這裏有他做的一個盛傢具用的木櫃和化粧厨的小門。有一次耶郭爾叔叔把舒兒加叫來說：

『給你。這是我給你做的。』

他給了舒兒加一個木刻的小房子。房子上有煙筒，有門窗。該多麼漂亮呀！如同一座真的房子。舒兒加向窗子裏瞧了瞧——可能，裏面住着一個什麼人呢？但他看見的只是自己深深的眼睛——窗上裝有一塊小鏡子。

『謝謝你，』舒兒加興奮的紅着臉說。

但耶郭爾叔叔只是沉思地看了他一下，便轉過臉去了。

『安琳奴什卡，』舒兒加悄悄的問：『為什麼這位耶郭爾叔叔是如此生氣的人呢？』

『他不是好生氣的人，』安琳奴什卡說：『他是一個憂傷的人，德國人殺死他的兒子。像你這麼大的兒子。他傷心，他不能忘記。』